

浙江越剧:不离本土,更有腔调

片面追求“颜值至上” 折射审美深层矛盾

编者按:今年是越剧诞生120周年,近期关于其传承与创新的讨论越来越热烈。有两个问题十分引人关注,一是在发源地浙江,越剧如何彰显本土审美特色,走出独特发展之路;二是越剧流派演进到今天,该怎么守,怎样变。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深入剖析,以期对越剧从业者、爱好者带来启发。

■ 应金飞

在制作过程中,对视觉美感的追求有时脱离了叙事逻辑与人物设定的内在统一,导致造型与角色之间产生断裂,最终呈现出形式大于内容、美感大于真实的作品面貌。这些审美误区的叠加,不仅削弱了角色的可信度,也使创作逐渐滑向同质化与浅表化的陷阱。

审美边界的划定,既不能固守刻板印象,也不能滑向“怎么都行”的相对主义。审美的自由不是漫无边际的,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审美判断,都必须在开放与约束之间寻求动态平衡,恰恰是在深刻理解艺术语言、历史脉络与人文精神的基础上,才能实现的创造性表达,而非随意拼贴、逻辑断裂的“为多元而多元”。

影视剧行业片面追求“畸形审美”、追求“颜值至上”的现状,犹如一面棱镜,折射出当下影视创作中审美认知的深层矛盾。从角色塑造的多元性到艺术类型的平等性,最终指向创作理念的反思与审美教育、批评体系的革新。

审美能力的养成绝非天赋使然,而需要长期系统训练。中小学阶段的美术教育应当提供系统的审美指导,将审美训练与审美自觉有机融入人格培养;鼓励学生通过健康的审美讨论进行社会化修正,而非用统一的“朴素”标准压制个体表达。审美教育的本质不是培养标准答案式的审美观,而是培育多元、开放、有判断力的审美主体,正如美术馆的公共教育的功能:通过导览、工作坊、讲座等形式,帮助观众从“看”进阶到“看见”——学会观察细节,理解语境,感受差异。这种能力的培养,恰恰是破解浅层次创作、浅层次审美的关键。

创作者应当超越流量逻辑,回归人物塑造与叙事诚意,在探索多元表达的同时恪守艺术的内在真实——其中,剧组与导演作为创作的核心决策者,应承担审美引领的责任;批评者应当摒弃情绪化攻击,提供有专业深度的理性分析,以建设性态度参与审美边界的动态协商;教育者应当从基础阶段入手,让审美能力的养成贯穿终身,既破除单一标准的桎梏,也引导学生建立对艺术品质的基本判断力。唯有打破惯性思维,重建以人格养成为核心的审美教育,重塑理性而有锋芒的艺术批评,方能培育出真正多元共生的文艺生态。

(作者系浙江美术馆馆长)

近期,影视作品中片面追求“颜值至上”的不良创作倾向,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。这场争议表面上是关于角色外形的分歧,实则折射出当下影视创作中存在的审美窄化与浅表化倾向。从艺术创作、艺术教育等多重视角加以审视,有助于厘清问题本质,探寻矫正路径。

演员妆容过度,服装化妆道具与人物性格、故事场景脱节,为追逐流量而放弃人物塑造,仅用“甜宠”“虐恋”等套路填充内容,这些问题本质上指向的不是演员的外貌问题,而是角色塑造的单薄、叙事的逻辑断裂等专业问题。

艺术创作的经验表明:形象的“真实感”不等于外形的“典型性”,正如画家在塑造人物时,往往通过微妙动态、眼神与光影来传递内心世界,而非仅靠肌肉与铠甲。作品仅仅停留于浅表化创作,即便一时抓人眼球,也很难真正体现价值内核。

中国古典美学中“以丑为美”的智慧(如园林中的怪石、书法中的“拙”趣)提示我们:真正的审美包容不是放弃判断,而是超越表象,抵达更深层的意蕴。影视剧中,真正使人物立起来的,是其内在性格的矛盾性、思想层次的丰富性,以及行为逻辑的一致性。对影视角色的塑造,应当转向对角色深度与叙事功能的实现。也就是说,创作团队在角色塑造中的选择——妆容、造型、人物呈现方式,不能结合完整的叙事逻辑,以塑造出具有“真人感”的角色。

浅表化创作背后更为深层的,是创作层面的审美窄化与艺术浅表化危机。这种危机在多个维度显现:

在审美观念上,部分创作者陷入以“符号化审美”替代对人物内在逻辑的深入挖掘,导致角色塑造沦为类型化的拼贴;在创作理念上,对“美”的理解趋于单一,片面追求视觉上的精致感与滤镜感,忽视了造型与人物设定之间的内在统一,使得妆容、服饰成为脱离叙事的“装饰品”而非“表语言”;在创作环境中,流量逻辑的驱动使得许多作品不断降维,牺牲深度与创新以迎合市场,将“颜值正义”误当作审美表达的终点,进一步加剧了创作中对角色复杂性的忽视。

新文艺青年

悬疑剧不缺电影感,缺参与感

■ 郭誉璐

悬疑剧已成为近年来各大网络视频平台的核心竞争赛道。数据显示,2025年至2026年第一季度,悬疑、罪案类剧集的播出数量持续增长,稳居类型剧前列。前段时间,《人之初》《剥茧》《暗恋者的救赎》《风过留痕》等多部悬疑剧相继播出,近期《黑夜告白》《长风起》等作品亦进入待播名单,显示出这一类型剧持续升温的市场热度。有网友调侃:“我是来到了悬疑的世界吗?”

然而,观众的反馈却呈现明显的疲态。从口碑与话题度来看,整体表现平平;豆瓣评分普遍徘徊在及格线附近,相较于此前《隐秘的角落》《开端》及《狂飙》曾引发的现象级讨论,新作无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是传播声量上都难以实现突破。悬疑剧的类型红利仍在,作品的审美吸引力却正在减弱,这意味着其创作进入了某种瓶颈期。

值得注意的是,电影感曾是网剧精品化的重要标志;而当这一视听规格逐渐成为悬疑剧的“标配”后,却不再自动转化为观众的认可。通常而言,电影感指向对光影、色调、构图、镜头运动以及服化道细节的整体把控,由此带来更高的影像精致度。作为最直观的感知维度,画面质感确实构成了观众判断剧集品质的重要依据。但若仅将电影感等同于画面精美或制作规格的提升,显然仍停留于表层。电影感的关键并非风格化装饰,而在于视觉语言对叙事信息的承担方式。受观看环境影响,电视剧多在家庭环境中播放,具有伴随式、可分心观看的特征,因此长期依赖台词推进情节;而电影置于影院这一封闭空间,更强调高集中度的沉浸式体验,其叙事更多通过构图、光线与镜头调度完成。因此,电影感的本质,是以视听语言弥补甚至替代对白说明,实现信息传递与叙事效率的统一。

悬疑叙事高度依赖信息差,线索铺陈与细节伏笔,需要高密度的信息组织方式,而这为视觉化表达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。然而,观察近期一些悬疑剧作品可以发现,电影感正在滑向形式主义的误区。宽银幕构图、精细置景、

新剧目创新,或发挥名演员、名流派号召力,或在古代戏曲故事中进行新讲述,在越剧剧目原有人物身上进行新解读,或注重市场性,或追求探索感,使得整个浙江越剧在生机勃勃中打开了观众市场。这在全国各地戏曲发展中也是绝无仅有。

还应看到一个重要支撑力,就是浙江各地民营越剧团体的庞大队伍。这些团队活跃在基层,服务于最淳朴的观众。民营剧团的艺术面貌与大剧院气质有所区别,更靠拢城乡观众的朴素审美。这种审美效果恰恰说明,浙江越剧的审美气质不能脱离本土、基层,否则,生长难有土壤,发展难有根基,观众难有延续,风格难有个性。

越剧诞生120周年,是浙江越剧发展的一个新起点。应更加自觉地明确一点:浙江越剧的发展,不仅是身为剧种发源地的荣光,更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,尤其是近几十年,她已然撑起了全国越剧蓬勃发展的半壁江山。时势和使命都呼唤她,以质朴深厚的审美品格为底色,在越剧共有的轻盈曼妙之外,更贴近普通观众与城乡生活,走出一条更具辨识度、更能彰显现实气质的前行之路。(作者系中国剧协理论评论专委会主任)

在继承流派基础上的艺术创造。当代越剧人应学习前辈大师“守正不渝、创新不止”的精神,从经典里挖掘与当代年轻人共情、与时代同频的精神内涵。“青春戏曲”的核心不仅仅是青年阵容和新潮题材,更重要的是让作品的表达符合当下审美。近年来浙江的越剧创作实践,提供了有益经验:传统题材完全可以呈现青春面貌,关键在于能否与当代观众建立情感连接。

此外,在传播方式层面,可以依托数字平台开展多语种传播,探索“越剧+”的融合路径,不断拓展美学意趣、舞台科技、AI技术赋能的边界。新技术手段的运用,不是为了消解传统,而是为了让流派艺术以新的方式抵达新的受众。从落地唱书到女子越剧,从“小百花现象”到今天的“青春戏曲”——越剧的每一次蜕变,都是一次面向时代的应答;每一次转身,都是为了与新一代观众相遇。当代越剧人当以敬畏之心守护流派精髓,让越剧流派这株江南灵秀之花绽放更绚丽的芳华。(作者系上海越剧院原院长)

力,不能不与当地观众的审美期待深深契合。要形成充盈动人的浙江气质,最重要的是演绎出浙江越剧特有的精气神。这是剧种发展的真正推动力,也是吸引外地观众感受浙江风土人情、社会变迁的独特魅力所在。

越剧的浙江气质,是浙江历史的、社会、文化、民众的必然呼唤。浙江有城乡融合发展的广袤天地,有河海山川的多样地貌,因此越剧的浙江审美可以多一些豪迈与力道;浙江人有过从贫困中突围的经历,有敢闯敢拼的禀性,所以越剧的浙江审美不能只唱男欢女爱,还应去触碰更丰富的时代命题;基于演员队伍年轻化、基层化、本土化的特有构成,以及男女合演的实践优势,越剧的浙江审美在题材创新和剧种发展上应该广收博采、不拘一格。

充分整合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资源、艺术特点等方面的优势,更加凸显越剧审美的浙江气质,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。事实上,浙江越剧要走出一条有自己审美特色的发展之路,充分呈现出独特美、精神美,基础不可谓不丰厚。

题材资源丰富,浙江这片土地上,悠久的历史文明、传奇的历史故事,浓郁的红色基因、生机无限的当代社会发

展,都是环绕在浙江越剧人身边的宝贵题材,它们带来最深刻的思考与感受。例如,先贤烈士的铁血、热血,塑造了浙江人的豪迈气概;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巨变,鲜明地凸显了浙江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。盘活这些题材,完成属于浙江越剧真实、感人肺腑的生动讲述,有着广泛的创造空间。

浙江也是越剧演出团体最多、观众分布最广泛的地域,承载着越剧发展的多样空间和多种审美风格。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起,凭借《五女拜寿》《陆游与唐琬》《孔乙己》《梁祝》等剧目,成为我国最具艺术实力的剧院之一。

近年来,该院推出了不同题材、不同风格的新作品,在“出人出戏”方面成果突出。特别是新生代演员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靓丽看点,这种现象级“破圈”带来整个戏曲艺术市场化的突破与观众年轻化的“扩张”。显而易见,其与上海越剧院等其他地域越剧院团的越剧审美气质与风格追求,已有着姚黄魏紫的差异,这也是重要底气所在。

如今,浙江越剧的整体发展处于良性行进之中。杭州越剧院、绍兴小百花越剧团,以及温州、宁波等地的越剧院团,也生发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面貌。他们或追求

然。例如,一些核心院团以演出为中心,持续探索经典的传承模式。流派艺术的魅力,至今仍吸引着新一代观众。然而,传承中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。

一些传承者过于注重模仿宗师的外在形态,而忽略了流派创始人的创造精神,存在“固化”倾向。如果后学者只知模仿而缺乏创造,流派艺术便会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。有学者尖锐指出,不能指望用流派的简单传承来振兴戏曲,流派是戏曲兴盛时期的产物,而非振兴戏曲的工具。若将流派传承异化为“照着唱”,便背离了流派创立的初衷。

新流派创生乏力也是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问题。自20世纪中期十三大流派定型以来,越剧界鲜有得到公认的新流派产生。这固然与剧种发展阶段的转换有关,但也反映出当代越剧在艺术创新上的不足。深层原因在于,当前的传承机制对创新的激励不足,青年演员的创造空间有限。

此外,越剧传承发展中存在体制机制瓶颈、人才培养困境、市场运作挑战等问题。青年戏曲人才对展示平台的

渴求与现有平台供给之间存在矛盾,一些优秀青年演员“需要被看见、被鼓励”的诉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。随着部分越剧演员在年轻群体中的走红,不健康的追星现象也开始渗入戏曲领域。

站在越剧诞生120周年这一节点,如何在传承流派精髓的同时推动艺术创新?守正,是守住越剧的流派基因、诗化品格、抒情韵味与人文底色。这意味着对经典剧目的传承要力求精准,让后学者从流派经典中汲取纯正的艺术滋养。从音乐的基本曲调到流派的典型特色,从表演的规范程式到舞台的美学风格,都要让年轻演员在反复实践中牢牢掌握。但守正并非守旧,经典作品的演出模式可以持续探索更新。以上海越剧院《红楼梦》《梁祝》等剧为例,“徐王版”“尹袁版”“袁范版”“范傅版”“大剧院版”“殿堂版”“古戏楼版”“驻场版”等不同版本体现了不同的创作理念,流派特色和演剧风格,实现了经典IP传承与人才培养的双向促进。

创新,是让越剧拥有青春的生命力、青春的表达、青春的观众,这需要从多个维度发力。比如,在艺术本体层面,鼓励



“致敬剧·正青春”浙江小百花越剧院致敬越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。 本报记者 徐文迪 通讯员 韩斌 摄

书法之美

失落千年的真迹 各具风神的演绎

——在临摹本里遇见无数个“王羲之”

■ 林如

倘若将中国书法史比作一部悬疑长卷,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真迹的失踪,无疑是最扑朔迷离也最引人入胜的一页。传说它被唐太宗带入昭陵,从此只留下一个神话般的背影。

然而,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——这消失的背影,竟在时光里衍生成一场跨越千年的“接龙”。冯承素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赵孟頫、董其昌、八大山人……历代大师工匠以纸、墨、石刻为媒,接力般地临摹、刻写、演绎,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流动的、关于对经典的理解和传承的画卷。每一个版本,都是一位后世艺术家与王羲之的对话,也是时代和个人审美留下的独特印记。

唐代冯承素“神龙本”《兰亭序》,因为是摹本,被认为是留存的最忠实于原作的“下真迹一等”。冯承素采用“硬黄响拓、双钩廓填”的复制技术,将原作的精妙笔法、结体取姿,甚至连飞白、涂改都用毫笔毕现地复刻下来。我们可以品味用笔中锋与侧锋的转换,行笔的轻重缓急,甚至是毛笔开叉的丝缕细节;墨色随书写节奏而呈现出的浓淡枯湿,仿佛记录了书写者情绪的高低起伏。“神



龙本兰亭”不仅是只有技术的高级复制品,而是艺术家以绝高的艺术直觉,捕捉并传达了王羲之的“神”。

与冯承素自身的“隐身”不同,同是唐代的虞世南与褚遂良,则开始注入自己的理解。虞世南的临本气息融和,笔意温润,将王羲之的魏晋风骨,融入于初唐的典雅含蓄之中,少了几分原稿的恣肆,多了几分庙堂的从容;褚遂良则以灵动有弹性的点画,传达出清劲俊朗、宽舒空灵的意境。他们以唐人的话语以及个人的审美感受,转述并表达晋人的故事。另有“定武兰亭”系统,宋以来被奉为经典,衍生出无数拓本与再刻本,影

响后世极深。“定武兰亭”隐隐透出的险峻与刚劲,仿佛为江左风流注入了一丝磅礴的骨力。

时间跳到元代,赵孟頫的“兰亭十三跋”,通过与王羲之的对话,表达的是复兴古法、确立自身艺术理想的宣言。他的临写圆润流畅,妩媚道劲,已完全是子昂本人的面貌,魏晋的“古意”已被转化为赵氏的“经典范式”。

对《兰亭序》的多声部“演绎”,恰恰揭示了经典永不凝固、永远开放的魅力。唐人加入了法度追求与庙堂气象,元人加入的是复古思潮下的精美诠释……每一次临摹和演绎,都是经典

在新时代土壤下的一次重新生长。真迹的“缺席”,在某种意义上反而解放了《兰亭序》,造就了无数精彩“在场”的可能。当我们欣赏这些各具风神的摹本、临本、刻本时,所领略的已远不止王羲之一人的天才,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中国艺术精神最动人的部分:它不追求唯一的答案,而是开启无数扇门,邀请每一个时代的人们走进其中,与经典共舞,留下属于自己的、独一无二的关于“美”的理解与阐释。

(作者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美术系主任、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副所长)

可以说,当下观众对悬疑剧的审美疲劳,本质上源于主题与表达层面的停滞与重复,以及人物塑造的扁平化。这并非个案,而是行业在“爆款逻辑”驱动下的普遍症候;创作者试图拼贴既有成功作品中的要素,以快速复制类型效果。但实际情况却是,真正的“爆款”并非来自于对既有成功范式的拼贴复制,而是对现实问题与时代情绪的敏锐回应。

(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)